

西樓鬼語上



林譯小說

西樓鬼語

上海商務印

第二集
第四編



西樓鬼語卷上

多免書

閩縣林紓同譯
靜海陳家麟

第一章

有美國女士柯蓮司者。至英國。寓居於逆旅中。讀報。報中登告白。覓取看家之婦。柯蓮司忽念此役。適宜於己。告白云。吾家欲得一聰慧之女士。此女士亦無須其能音樂。亦不必陪侍主人飲食。談話爲娛悅。既不擇貌而取相片。亦不問其前此曾執何業。有人願就此館者。可至梢支路。去野司克老絕近。在要克省中。查姆司啓。柯蓮司累看不已。計此告白甚奇。既不須音樂。則其人似含傷感之意。又類前此曾覓得一人。不如其意。故今日覓人。乃覓

欲苛繩也。且既不令侍主人。詎有二主人不能分侍耶。此或鰥或未娶。正未可定。然觀此告白。則甚似未嘗論娶者。至索觀相片。及問前此之操業。天下之通例也。而查姆司何由有此想。其中必有故。我今且往試之。柯蓮司之毅然爲此。亦或以孤身之故。思得人爲伴耳。於是以小刃割取其告白。且吸菸卷。燼後以手自扶其頭。以足踐火爐之鐵闌。凝思不已。蓋此女所寓之逆旅。陳設甚佳。爲第一層逆旅。去南康定登未遠。爐火方熾。以十月新寒。故然火以自煖。樓外秋菊未殘。清芬穿窗而入。屋中有巨案。案上陳早茗之具。其旁有菸卷之合。及取燈。榻上綠茵。臥一小狗。女此時徐起。取鏡自照。言曰。我決赴彼家也。此時甚無聊賴。何妨用此自遣。我之世伯笨能。在義應挈吾歸國。何以置我於此。毋乃寡情。

即使吾在此間被禍。怨老人來時。亦須拯我而。乃起至書案。報書自叙其能。並言事皆精審。不至孟浪。果查姆司宜我者。則必至而執此役。書後亦封。並書告白中之居址。加以郵票。按鈴付侍者。納之信櫃。伊。並將其食器出戶。侍者既出。女意游移。既而決曰。聽之可也。復。忘此間居處甚華。若爲人執役。則寧非自困。矧衣著雖不甚華。而實非廉。且戒指數枚。爲值亦非賤。何爲自輕。至是。蓋女之爲人。奇而僻。卽甘爲人理家。觀者亦頗稱異。以名家之女。乃冒然爲。厥夫司家。則其漫無檢點。已可知矣。此女於前一月。同其世父至倫敦。本以遊歷。來至法國。觀巴黎景物。又至比利時。更至羅馬。欲遍閱歐洲名勝。今至英國甫一月。而美國電至。趣笨能歸。笨能之行。在女讀報之第一日。笨能所坐商船。名倭卡尼。

亞行後留柯蓮司於英。而柯蓮司心滋不懌。且見其世伯行色匆
匆。疑有不吉之事。然笨能顏色自若。又不能辨其爲吉爲凶。女之
初意。本欲從行。笨能曰。吾不一月卽來。挈汝同行。寧非靡費。不如
守候爲佳。想爾平非少。必能自愛。萬不可出而結交。爾之終身屬
我。我必能爲平。量果使妄交一人。則絕交良非易。吾老謀壯
事。決無虛語。久當來。挈汝遊歷。柯蓮司平日爲其世父所愛。
言無不從。此次爲老人所却。頗怏怏不自適。又思世父之心。
詎變易耶。嚴溫怒於心。與老人叙別時。神情殊形落寞。自是以
後。愈欲覓事。自遣。而是日適見查姆司之告白。所以慨然思赴其
家。且亦好奇之心所迫。而然。然書去後。亦不留意。正於此時。有人
與女同寓。名曰溫內泊司。溫內泊司本圖詔事。能冀得結歡於

女而笨。能不爲可拒。不往來。溫內泊司見笨。能已行。而女獨居。則以爲可圖。遂徐徐謀進身之路。其始初不交談。一日柯蓮司之。小狗彼得亡失。不可迹覓。可五句鐘。女大窘。已而溫內泊司抱狗還。女女得狗。申申而詈。而小狗則搖尾伸舌。似訴爲人所藏。抑抑可。五句鐘者。女不知狗之意。嚮仍詈不已。溫內泊司曰。此狗出肆門之外。可半哩之遠。吾追而得之。語後亦以手摩撫彼得。曰。吾識得此狗爲女士所畜。故急取而歸。柯蓮司爲態素慙。不知自檢。以笑。監視溫內泊司曰。此我良伴。足以悅我。乃累先生爲我覓還。滋互感也。溫內泊司曰。聞令世父行後。女士得毋寂寞。語時爲狀甚恭。柯蓮司曰。然吾平日未嘗如是之苦寂。似一日可三秋也。二人漸語。漸見投合。其旁有榻。於是同坐而談。可一句鐘後。遂成朋友。

明日女見溫內泊司似舊相識而小。狗則狺狺相視似不謂然。柯蓮司見此。狗忤視溫內泊司。大異。平日情態頗以爲怪。一日溫內泊司忽來約女至皇后廳觀劇。且曰。女士此行。或老人不至於鬱怒。女曰。萬不至是。乃挈女同行。是日劇佳。旣罷復同飲茗於卡魯登。明日又爾彼此旣熟。漸至同飯於累支。又同至跳舞之會。行必同出。形影弗離。一日與女同車。溫內泊司忽稱柯蓮司爲小娘子。引其手而親之。爲狀頗褻。女見狀。卽縮其手。言曰。我不願如是。爾當以禮自防。溫內泊司曰。我二人交情至此。何妨礙之。有且爾心中不嘗有我耶。女曰。是何言。而溫內泊司竟伸臂抱之。女益怒。溫內泊司曰。小娘勿忍心。至此汝當知吾於第一日見爾時。已愛入心坎。爾今當明白宣言。後此嫁我。我敢立誓。果得爲妻者。吾當日

夕。頂。禮。如。神。明。女。曰。異。哉。吾。不。知。爾。之。家。世。往。來。不。及。一。禮。拜。遽
發。此。言。何。其。鹵。莽。無。檢。至。於。此。極。女。力。縮。其。臂。曰。吾。不。能。聽。汝。所
爲。溫。內。泊。司。亦。縮。手。汝。在。車。中。旣。無。可。避。則。倚。於。隅。陬。悔。恨。無。極。
此。時。過。電。燈。之。下。女。見。溫。內。泊。司。面。白。如。紙。目。漏。兇。光。默。不。復。言。
少。須。言。曰。爾。言。不。識。我。之。家。世。爲。理。亦。當。惟。爾。我。旣。至。此。田。地。爾
亦。不。能。自。悔。其。輕。率。女。曰。吾。何。爲。輕。率。溫。內。泊。司。曰。吾。二。人。相。聚
旣。久。亦。知。爾。心。未。嘗。薄。我。女。怒。極。而。顫。始。自。悔。擇。交。之。誤。思。及。老
人。之。言。心。緒。如。潮。不。能。作。語。而。車。已。至。逆。旅。門。外。女。匆。匆。下。車。不
與。溫。內。泊。司。爲。禮。直。至。室。中。是。夕。輾。轉。不。能。成。寐。時。時。防。溫。內。泊
司。之。不。利。於。己。似。此。人。平。日。加。面。具。僞。爲。善。人。至。是。眞。相。果。露。此
時。憤。怒。世。父。之。心。已。消。歸。無。有。則。甚。盼。其。早。歸。又。思。世。父。果。歸。必

加譴責。不應與匪人爲友。然亦不知其所以然。何以比之匪人。卽還狗之事。尤極細微。不應降格與之論交。因思彼得一見溫內泊司。卽狺狺而吠。然則吾之知人。尙不如狗矣。此人於萍水之間。來訂終身之約。則口不擇言。可知愈思其狀。乃愈懼。不已。旋生其鄙薄之思。謂寧死萬不能失身於此。獠少睡而已。遲明一醒。卽思溫內泊司之獐狀。早餐不出。飯之室中。堅忍自持。一不之畏。顧雖如是。而戰慄之念。旋生。又防溫內泊司訴之。世父則老人知我違訓。能勿加以譴訶。蓋老人性質素烈。不易恕人。雖未嘗加之。吾身而默觀老人待人。未嘗有寬洪之量。悔極欲泣。卽謂彼得曰。爾爲我招禍之根。非汝吾又安識此人。是日上午。女下至客廳。天氣甚佳。人皆外出。此間寂然無人。女入時。忽見溫內泊司。據北窗而觀報。

女郎。回身而避。溫內泊司。立至女前。遮之。不聽。出言曰。吾有事奉白。女頗澹泊。視之曰。請示所言。溫內泊司怒極。則強制其聲曰。昨日之言。曾斟酌而應我乎。女曰。何言。溫內泊司曰。昨日車中。不嘗向爾乞婚乎。奈何弗憶。女慍曰。吾已却汝矣。此時女方引手向爐。取煖。溫內泊司。則以手加爐簷。引目視之。曰。果不承爾言者。奈何。女怒甚。且作鄙容曰。爾不吾承耶。溫內泊司。如不之聞。卽曰。不過數分鐘之久。亦不願苦苦相糾纏。吾第一次相見。卽圖娶爾。以爾爲爾。世父襲產之人。故非得爾。不可。女頓足。不欲聽。且行。溫內泊司曰。且勿行。請畢吾詞。第二節。吾仍娶爾。卽爾貧不自聊。吾亦不釋爾。於懷。綜言之。爾心之允與弗允。吾必遂其願。爾亦不能脫我。掌握之中。爾知之耶。吾敢立誓。爾心中之必有我。汝日來加我。顏

色。激。我。生。愛。爾。之。心。今。尙。何。言。顧。汝。勿。以。我。爲。戲。始。則。迷。我。今。乃。
卻。我。堂。堂。男。子。烏。能。甘。心。爲。爾。所。弄。雖。爾。不。自。知。然。已。居。我。範。圍。
之。內。何。能。超。軼。而。去。女。曰。我。乃。入。爾。掌。握。耶。似。此。威。嚇。之。詞。我。詎。
能。爲。爾。所。服。溫。內。泊。司。立。時。改。其。聲。調。曰。柯。蓮。司。汝。以。我。爲。魔。鬼。
也。可。爲。聖。賢。也。亦。可。吾。敢。謂。此。間。無。人。似。我。鍾。情。於。爾。之。切。汝。當。
自。思。我。非。慷。慨。大。量。之。人。見。仇。而。不。思。報。者。女。挺。立。其。前。凜。然。無。
懼。言。曰。吾。知。爾。決。非。君。子。然。聽。汝。所。爲。吾。不。汝。懼。似。汝。此。等。行。爲。
直。下。等。社。會。之。小。人。吾。何。爲。絮。絮。與。汝。作。語。溫。內。泊。司。顏。色。頓。變。
以。女。之。數。言。適。搗。其。心。病。則。勃。然。大。怒。亦。不。再。言。女。立。出。溫。內。泊。
司。以。手。自。扶。其。頭。恨。恨。不。止。女。此。時。行。至。甬。道。見。架。上。有。書。似。寓。
己。者。而。筆。力。甚。嚴。重。不。知。爲。誰。卽。啓。讀。之。則。查。姆。司。報。書。也。上。曰。

柯蓮司女士粧次。來書已得。甚歉報書之遲遲。今請女士。至梢支路試手一月。果以何時來者。恭備迎迓。唯來時須以書相示也。書中有匯票。用爲三等車之費。下書查姆司啓。女取書歸己室。旣見匯票。轉以爲趣。卽作電報查姆司。定以明日晚中至。

第二章

明日之下午。女衣樸素之衣。自火車下。至月台之上。站非鬧埠。卽野司克老也。女抱狗而行。女身本非碩。碩頗嬌小。加藍色眼鏡。嚴結其髮。加以木梳。故爲樸素之妝。用自韜匿。忽見其旁立一苦力。視火車之開。女曰。爾非自梢支路遣來迎我耶。語後。苦力回首視女。曰。外間有車馬奉候。卽爲女士而來。且女士尙有行囊乎。吾爲女士負之。柯蓮司出視。果有馬車。車人卽將行囊納之車中。苦力

坐女車後。女振其衣領。登車而行。而引車之栗色馬。立俟已久。一
聞鞭聲。卽飛馳而去。馬速而車顛。顛簸風又大起。女之面羃爲風
所煽。幾飛颺而去。柯蓮司卽呼御者。勿太趣趣。然風大而聲爲風
播。御者竟不之聞。車仍顛簸而前行。可半句鐘。遂奔一花園中。綠
陰夾道。車自中行。暮色模糊中。已見高樓面面。皆窗。竟無燈光。外
射車將近門。馬行益力。柯蓮司幾欲墜於車下。已而車止。女下。誤
觸階石。立蹶而暈。迨醒。則在一臥榻之上。茵褥頗厚。且煖。覺頭上
甚輕。似無髻者。而竟不能自支而起。屋中無燈。但火爐中炭燄微
微。照人窗格。甚小。玻璃作斗方式。外盼天光。竟似甚沈黑。窗外樹
影扶疎。向窗而搖。忽聞複室中有人入戶。女問何人。顧力微而音
低。聞亦自怪其罷。見有一女。至其床外。問曰。晚來少寧帖耶。柯蓮

司曰。吾不知何由至此。詎病篤耶。何以羸困至此。語後。復睡。再醒。後。則燈光熒然。窗奩已下。爐火已熊熊然。柯蓮司甫張眼。而前問之女人復來。手一茶甌。中貯渴液。令柯蓮司飲之。飲訖。徐扶之臥。柯蓮司曰。眼前之景甚奇。吾何爲臥榻不起。記在門前下車而仆。想石觸吾顱立暈耶。語後。復問曰。夫人爲看護婦乎。吾腦不受重創乎。女曰。然。爾病至劇。法尙可立愈。今且勿多言。柯蓮司曰。此地非梢支路耶。看護婦曰。然。柯蓮司曰。吾此來本爲查姆司先生司家。今一至立病。未知查先生之意如何。看護婦曰。先生無他言。以爾遭此危險。甚爲快快。餘事數日自悉。今且閉目靜息。勿問其他。柯蓮司引手自摩其頂。大驚曰。奈何盡剪吾髮。看護婦曰。少年之女剪髮可以立長。今以病故不得已而爲之。似無傷也。柯蓮司卽

以面內嚮而哭。蓋生平自愛其髮。一旦盡去。又體羸不能起。不期嚶嚶而哭。於是者數日夜。尙不起床。屋中卽一看護婦。名伊梵司。老婦人也。白髮盈頭。時時按其脈。摩其頂。一種慈愛之目光。大類笨能之憐此孤女。一日下午。女酣睡而醒。覺體力漸復。伊梵司爲進一杯茗。及麵包。令食之。旣女問看護婦曰。吾病此幾時矣。伊梵司方理針線。聞言卽置其針。答曰。吾來時在十月中第三禮拜日。今日爲十二月念九號。柯蓮司曰。竟至冬杪耶。似未盡然。卽以臂支床欲起。伊梵司曰。勿太自勉。汝幸不死。乃以久淹日月爲悲耶。且臥而語我。勿以憂傷自戕。女曰。有人與吾書乎。蓋吾出門時。忘示肆人以居址。則賁書者烏能覓我而授。本擬至此。作書告肆人。今以病發。則吾世父之念我當何如。想老人必不計及我之遺患。

今急宜以電告之。看護婦曰。今日已晚。當俟明日。柯蓮司曰。吾彼得安在。幸尙生乎。伊梵司曰。爾問彼得。是爲何人。柯蓮司曰。非人也。狗也。伊梵司曰。爾狗無恙。今密昔司。芬內克爲爾飼此狗。柯蓮司曰。芬內克爲何人。伊梵司曰。芬內克爲查姆司先生。世母年事頗高。亦頗奇特。幸性至慈祥。柯蓮司曰。吾能面此老人否。且請爲吾世父打電。伊梵司曰。我不敢決。當往問之。柯蓮司曰。想無人至吾肆中送信。吾甫來時。有一皮篋。在吾臂上。自車上躍下時。此皮篋尙在否。煩姥爲我一覓。伊梵司曰。我未之見。但聞醫生克爾恩與查姆司先生。扶將爾入是間。言並未得爾之皮篋。而查姆司先生將爾來書遺失。故不得爾之住址。則靜候全愈。再問行蹤。而查姆司但知爾名。並不悉爾之居址。柯蓮司唇吻皆顫。言曰。吾世父。